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擬經十

晏氏嬰晏子春秋

漢志八篇 隋志七卷 中興書目十二卷

存

柳宗元曰疑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

中興書目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為後人采嬰行事為書故卷頗多於前志

髙似孫曰孔子删詩而魯頌居周商之中孔子定書而費誓秦誓在周書之後下僭上臣逼君禮義銷微制度掃地聖人無所施其正救而猶惓惓詩書至於世日益亂分日益陵三綱五常斲喪乖桼天地之變有不可勝言者而春秋作矣春秋所書莫大於齊晉之霸齊晉之霸莫雄於管仲之謀周室法度為之蕩

然其為術至慘也至無道也其遺患天下後世者仲也三歸反玷仲於禮也何有以此謀國國安得正而況背義違禮桓公惟甚君臣之際不亦陋乎不特是也自太公疆於齊至於宣公葢二十三傳矣而弑死十有一嗚呼何其甚亂也獻公殺其兄襄公淫其妹懿公宣公皆以淫惡而見弑當是時禮亡義隳豈復知有君臣上下之分哉在景公時齊之為齊趨於弱入於危矣公燕羣臣謂無為禮是何其言之謬法之

蕩也晏子蹴然進曰君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棄禮也力强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殺其君而禮不使也戰國之汚有臣如此亦庶幾焉然而田氏之宗世執齊政賣恩斂惠以懷其民民亦忘齊而歸田氏禮之素蕩義之素蕩魚爛氷銷有不可禦誦晏子之語究晏子之心豈不哀哉孟子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

按諸家春秋不盡擬經然既託其名不容不

錄若葛立方之韻語陽秋崔銑之文苑春秋

緣附不倫斯去之

虞氏卿春秋

漢志十五篇

佚

孔叢子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無然也春秋孔

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遊說而已亦以為名

何答曰經者取其常事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

子其無經乎

司馬遷曰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李氏失名春秋

漢志二篇

佚

呂氏不韋春秋

隋志二十六卷

存

司馬遷曰不韋為相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葛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

高誘序畧曰不韋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為吕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葢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録畧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按省

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
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為
之觧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孔穎達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爾
中興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為首故以春秋
名書
晁公武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工有
能增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增損者髙誘以為非不

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為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忤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儒著於禮記尚矣而目之為呂令者非也

呂祖謙曰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有曰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

韓彥直序曰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縣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竝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為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耶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

蔡伯尹跋曰漢興高堂生后蒼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為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為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為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列劉向集書以繫七畧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

高似孫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絶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横議蜂起醲詭作新可

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葢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以至千計始皇甚惡書不韋乃極簡策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閒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閒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鷃西撫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

綦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首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無一知書之人嗚呼

陳振孫曰十二紀者即今禮記之月令

王應麟曰呂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

無儒故也

方孝孺序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而行不謹

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
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
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
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
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
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
道德皆本黄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
以桑榖共生為成湯以魯莊與顔闔論馬與齊桓伐

魯魯請比關内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子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致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寛也楊慎曰懸金市門莫有敢易者此秦法然耳揚雄乃謂悵不生其時手載其金而歸吾家子雲老不曉事如此

杜氏 崧 杜子春秋

七錄一卷

佚

晉書杜夷傳兄崧字行高大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偽著杜子春秋以刺之

皇甫氏 謐 玄晏春秋

隋志三卷

佚

臧氏嚴棲鳳春秋

隋志五卷

佚

胡應麟曰棲鳳蓋以配獲麟可笑也

王氏道彥百官春秋或作王道秀

隋志五十卷唐志十三卷又宋百官春秋六卷

佚

按初學記引百官春秋文云大駕公卿奉引

太僕執轡大將軍陪乘

亡名氏兵春秋

漢志三篇

佚

李氏筌閫外春秋

唐志十卷

佚

陳振孫曰唐少室山布衣李筌撰起周武王勝殷止

唐太宗擒竇建德明君良將戰爭攻取之事天寶二

年上之

辛氏邕之博陽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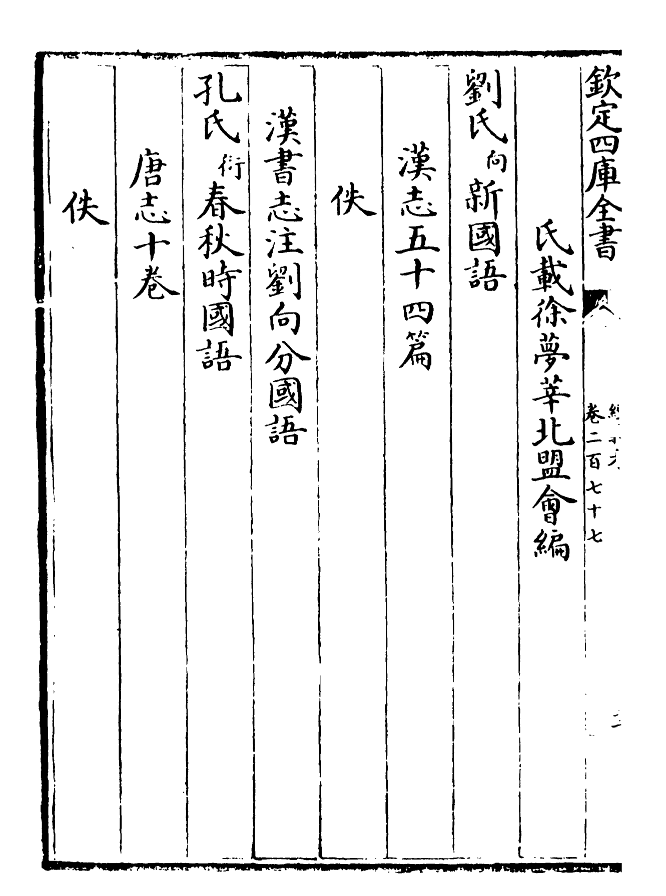
佚

右見胡元禮經籍會通

亡名氏幼老春秋

闕

按幼老春秋紀靖康之亂而作未詳撰人姓



氏載徐夢莘北盟會編

劉氏向新國語

漢志五十四篇

佚

漢書志注劉向分國語

孔氏衍春秋時國語

唐志十卷

佚

春秋後國語

唐志十卷

佚

劉知幾曰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

為十卷今行世者惟後語存焉

楊宗吾曰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

王氏柏續國語

四十卷

佚

柏自序曰昆侖旁礴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之間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

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天開文明河圖斯出聖心默契畫卦造書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傳於世後一千八百六十有餘年吾夫子秉道統之傳任述作之責咸黜舊聞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淳風考制作之本始探幽賾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龎雜淆亂或訛其旨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為萬世帝王之法程於是因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刪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世之

事以達其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極其變繫易者開物之書也因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忽否吾道荆榛詩書厄於秦楚烈焰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逸以足百篇之義乃過用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衒博詭聖誣經如畫鬼神誑惑羣愚而莫能證其形似大抵翻空者易奇覈實者難工異哉太史公之為書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黄帝曰顓頊曰帝嚳論其世次紀其

風績驚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學至於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太史公何從而知之缺其所不知不害其為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黄門始曰太史公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中其病及觀黄門之古史又上極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黄帝充之若與大傳同以少昊顓頊帝嚳唐虞謂之五帝終與大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為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為王也臯夔稷契伊

傳周召吾知其為賢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而止於我夫子不得取吾信焉乎取吾信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其大經大法巍乎粲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足也千載之

下猶未聞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餘風尚何求於茫茫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棄實而求之虛何耶天地之内一日之間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者無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亦皆有理三代既遠自漢而下其見於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於百千萬億之中而學者猶罕能盡觀而徧考也我朝治平閒先

正司馬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為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相與之際規諫之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為法惡可為戒采摭刊削井然有條最為三代以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通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為綱分注為目綱倣春秋目倣左傳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門人李方子為後語精覈明暢發揮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藴僕嘗聞朱子曰左氏於春秋依

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一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示以建安袁公樞為本末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其錯綜温公之書亦國語之流矣於是考國語之為書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餘年止八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語文勝而言龎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遂作非國語六十七篇以望

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吕化光豈不愚哉司馬公曰
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
君子藩籬妄著一書以非之宋秦公嘗叙之曰自魏
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
内國語為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凡事詳於内者略
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内先儒亦以為然以是知左傳
國語不可偏廢袁公本末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
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於無所

發明然時益近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
詞益少此可以見其筆力之精也不覩其博則不知
其精不知其精則不切於用為士者以萬物皆備之
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經綸自期者亦自遏其躬
而已僕因考通鑑之初語即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
司馬公之意未嘗不拳拳於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
諸儒之論辨編為續國語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備
一家之文流餘裔竊嘗疑之左傳國語文氣不同未

必出於一人之手左傳之文浮國語之文質浮者近於誣質者近於冗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重見者亦少雖間有之而詳畧且異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於春秋者猶有一百二十四國今國語止列其八他皆不足取乎況陳宋衛秦皆大國也亦無一語之可紀何耶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内政不見於經而出於管子先儒皆以為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偽為之豈有七百餘年之齊别無他語獨刪節

此書乎此可疑者三也漢興之初亦以周之舊典禮經廢墜影滅諸儒幸得其傳皆欣然存之而不疑司馬公已定為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嘗聞諸國各有史而不相知秦併六國始盡得之往往私相傳錄皆非全書左氏文之而為傳國語疑未經穿鑿者秦其本國也宋衛非秦所滅所以獨無歟自入通鑑以來周止亡國之語耳非可續也魏趙韓分晉而晉語亡田和篡齊而齊語亡越已滅吳楚復滅越滅

魯韓滅鄭齊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之地俱已丘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禍也烏在其為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書也非續其國也誠以國言之魯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亘萬世而不可磨滅門人子孫班班於後世遠夷暴君亦莫不欽謁致敬至今猶然雖周公伯禽之封國實成湯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為首上以黙夫子之所

不取下以續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續宋語也又以之補袁公本末備云

顧氏起經續汲冢師春

一卷

佚

王氏通元經

通考十五卷今止十卷

存

通自述曰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董常問元經之帝魏何也子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子曰元經之專斷蓋稟乎天命吾安敢至之哉

杜淹曰元經五十篇列為十五卷

薛收序曰元經始晉惠帝終陳亡凡三百年蓋聞夫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

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然帝衰於太熙故元經首此振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挈名以正其實嗚呼天下無賞罰三百載聖人在下則追書褒貶以代其賞罰斯周公典禮使後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筆削使後儒常職而述焉收受經於夫子何足以究其潭奧輒為傳解發明師訓之一

二云

中興書目元經薛氏傳十五卷阮逸學始於晉終於陳如春秋經傳之體疑此非通本書

晁公武曰隋王通撰唐薛收傳皇朝阮逸學起晉惠帝太熙元年終於陳亡子從兄子逸仕安康嘗得其本歸而示四父四父讀至帝閩蛙鳴哂其陋曰六籍奴婢之言不為過按崇文無其目疑逸依託為之

陳振孫曰按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

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偽作也今考唐神堯
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𧦬
妝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
而大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拙自不
能揜耶此書始得於莆田𦆵三卷止晉成帝後從石
林葉氏得全本錄成之
王應麟曰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自獲麟後歷秦
漢至後魏著紀年之書始以晉系正統自劉宋立國

始進魏於經而南北竝列終也遂黜齊而進魏

薛氏收元經傳

十卷

存

阮氏逸元經注

十卷

存

王氏禕擬春秋文辭

十首

存 集止七首

禕自序曰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專尚乎修辭故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為功觀乎左氏内外傳所載凡其為辭皆從容委曲而意已獨至蓋是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之久故辭氣不迫非後世專學言語者比也禕之少也喜攻言語之學間嘗擬為當時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卑

薄豈能庶幾乎古人徒以志學古之意焉耳

王氏世貞左逸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八至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慈意誠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擬經十一

王氏勃次論語

唐志十卷

佚

葉氏由庚論語纂遺

佚

應廷育曰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學於徐僑郡守請攝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學者稱通齋先生

戴氏良齊論語外書

佚

赤城新志戴良齊字彦肅黄巖人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祕書少監

劉氏黻濂洛論語

十卷

佚

宋史劉黻字聲伯樂清人入太學上書忤丁大全送南安軍安置既至盡取濂洛諸書摘其精要輯成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官至端明殿學士

符氏彥卿兵書論語

宋志三卷

佚

王應麟曰崇文目有兵書論語三卷國史志一卷

女論語

一卷

存

胡應麟曰宋南宫有女論語今傳

祁承㸁曰載内訓全書

潘氏士達論語外篇

二十卷

存

士達序畧曰聖人欲無言或有言焉非有意於立言也論語一書是也或有意立言焉孝經繫辭是也論語二十篇出於門人所記其語得於親承一言一字究然如見迥異諸家所載論語而外稱聖人之言而得其真者子思孟子爾檀弓荀卿自附孔子之徒所紀語多不純荒唐如莊夸炫如左其誣聖者固多間有一二事非聖人不能為一二語非聖人不能言者

即以補論語之遺可也子於校士之暇取豫章李氏所輯論語外篇與諸書所載孔氏之言求其理之正言之無疵者倣論語二十篇遺意自論學以迄聖績各條其類刊布學宮蓋有論語在則諸書不能混有聖人之言在則諸家之言亦不能混也揚子雲曰羣言淆亂折之於聖諸子之言淆矣而據理以折之則言出於聖者固可師即未必出於聖而不悖於聖者亦不可遺也學者誠能約己之心以會聖人之言因

聖人之言以得聖人之心藴諸身為實德措之家國
天下為實用或於學術士風少補云爾

陸元輔曰士達字去聞安吉州人萬歷壬辰進士歷
官江西右布政其視學廣東也因豫章李氏論語外
篇本增訂之刋行焉凡二十篇論學第一為政第二
示訓第三人倫第四明經第五儒行第六出處第七
諫諍第八冠婚第九喪祭第十禮樂第十一論仁第
十二治化第十三刑罰第十四綜古第十五程人第

十六衡事第十七博物第十八雜論第十九聖績第二十李氏未詳何人書亦未見

孔子家語

漢志二十七卷

佚別本存

孔安國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竝時弟子取其正

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多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猶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惟孟軻孫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

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吕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亦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於時士大夫皆送官得吕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弟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

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鑒

按安國家語後序疑亦後人偽撰

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中興書目家語自相魯至曲禮公西赤問四十四篇

漢元封中孔安國集錄

王氏肅孔子家語解

隋志二十一卷

存

肅自序曰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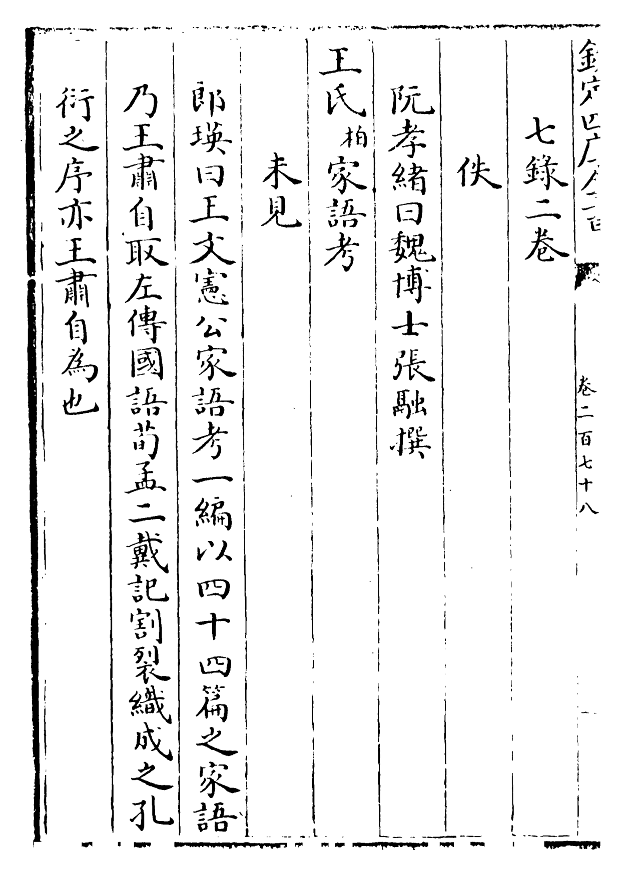
駁前師以見異於人乃慨然而歎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故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言

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絶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

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廵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廵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廵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黄黄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馬昭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𤣥所見肅私定以難鄭𤣥

張氏融曰當家語



七錄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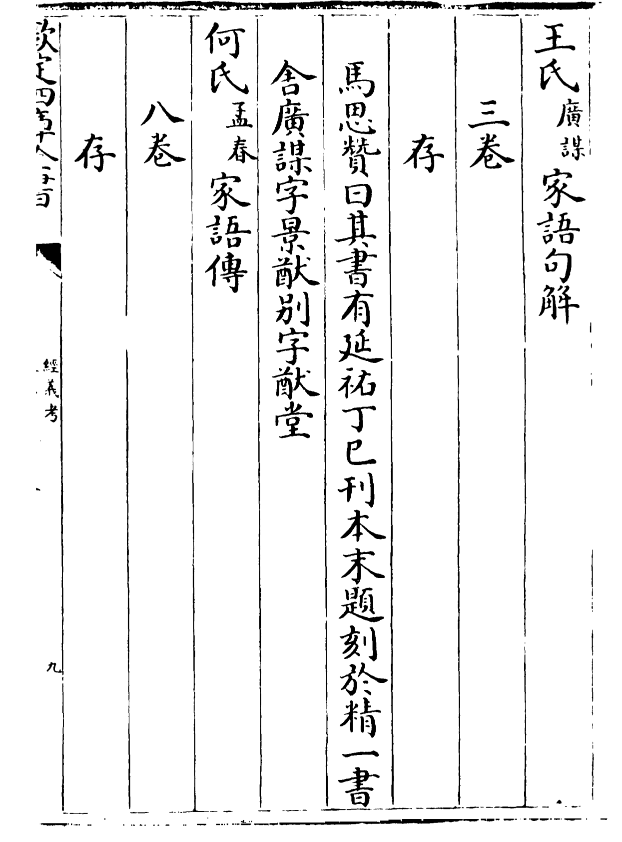
佚

阮孝緒曰魏博士張融撰

王氏柏家語考

未見

郎瑛曰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為也



王氏廣謀家語句解

三卷

存

馬思贊曰其書有延祐丁巳刊本末題刻於精一書舍廣謀字景猷别字猷堂

何氏孟春家語傳

八卷

存

孟春序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為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顔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藝文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與班史所志大都劉向校録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

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挍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𤣥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非鄭𤣥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論異於𤣥葢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為贅此此自有為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

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句解也注庸陋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畧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顔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顔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證之顔何曁伯子事

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爲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柰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意當時書也而吾何可留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

高弟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顔回死顔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按以家語所紀歳年子淵死時子魚蓋無恙也或以論語為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以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畧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概見則不知舊本為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為八卷

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悉得附焉其不敢以入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為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正德二年二月

陸氏治家語注

八卷

未見

梁武帝孔子正言

隋志二十卷

佚

劉知幾曰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

薛氏據孔子集語

二卷

存

中書省看詳進狀曰太中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劉克莊等準尚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祕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強等狀申乞為收藏迪功郎浙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令本省看詳克莊竊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

彚次為朱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為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尚如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惓惓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為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

付祕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
年五月十三日尚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
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祕書省
據自序曰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
其常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人由之而不自知知
之而莫能盡子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蓋亦僅得之耳目所接耳
及夫逍遥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之響不嗣則其

一話一言之記載尚左尚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
百家漢承嫚秦滅學之後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
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
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
者與董生齊名學詩著詩内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
言行以為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
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記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
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

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為孔子没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十篇為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偽者哉遂取諸書所載哀而聚之日累月積浸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録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嘻夥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蘧徑東畇二曹先生

十餘年間列官秘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火秘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宫下第乃詮次此書為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櫝云淳祐丙午孟夏

吳萊曰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觀其言且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難鄭乎世之儒者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慎之也況永嘉薛據所次孔子集

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老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賴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世學者之滋惑也

陸元輔曰據字叔容永嘉人

楊氏簡先聖大訓

十卷

存

揚氏雄法言

隋志十五卷

存

漢書雄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𤣥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譔以為十三卷象論語學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淵騫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

袁準曰法言雜錯而無主

劉知幾曰仲尼既沒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

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

胡宏曰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近特甚有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

晁公武曰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駁不與聖人同是非頗繆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譔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為序贊以發其大意然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靳靳然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又往往違其本指正古人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

黄震曰揚子終篇稱王莽之勤勞過於阿衡是豈可齒善類猶以知尊孔子得名諸儒然自漢武以來孔

子之褒顯尊異爲已久正不待揚雄而後尊且此時亦非有異端之可闢如孟荀不幸生處士横議之時也迹其言議况多麤淺不過掇拾緒餘以盜名爾

吳師道曰揚子法言十三卷晉李軌注錢佃用國子監治平中舊本刊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四注本考之李注簡宋注詳凡李注本其文詳者皆所增入也其明注咸曰而誤以爲李注則佃不考之過也如正文淵騫篇一段脫三十六字注字訛誤甚

多或問提行處或然或否亦有文未斷而復提者其校定豈得為精耶司馬公宋咸唐仲友序附錄於後以見諸公之推尊揚子者如此之至仲友畧及其出處而以易之肥遯當之義殊不類蓋亦曲為之辭者

薛瑄曰揚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為何如人矣

鄭瑗曰揚子雲擬論語作法言其言曰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其意以為聖經亦只是欲使人難知爾殊

不知聖經明白易簡初豈有意為艱深之辭哉論語無意為文而自粲然成文乃法言故為艱險至不可屬讀自識者觀之不獨太玄可覆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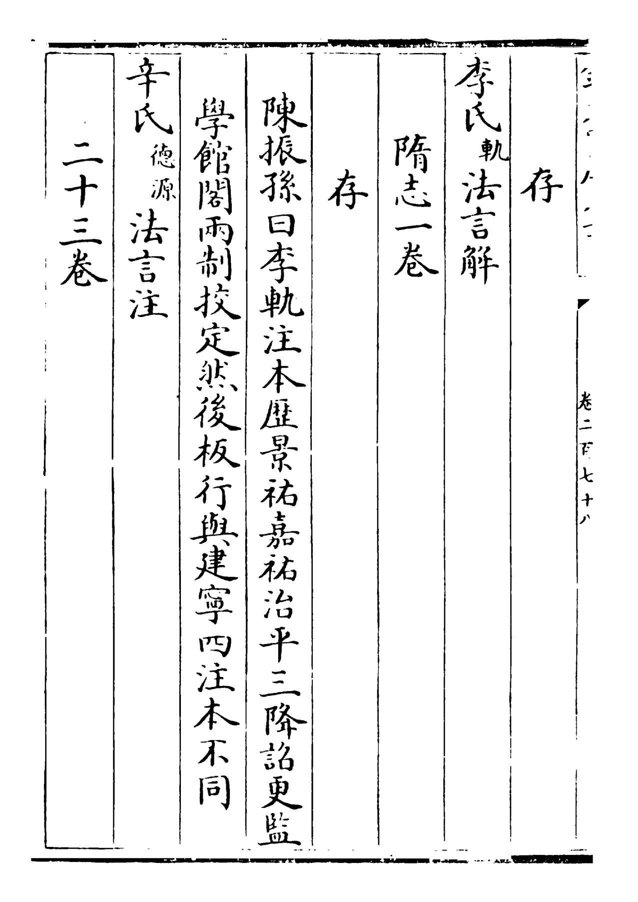
侯氏芭法言注

七録六卷

佚

宋氏衷法言注

隋志十三卷



存

李氏軌法言解

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李軌注本歷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然後板行與建寧四注本不同

辛氏德源法言注

二十三卷

佚

柳氏宗元揚子新注

五條

存

蔣之翹曰法言東晉李軌已為之注甚畧子厚删定雖增釋一二而亦不能盡補其亡誤故宋咸云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尚祕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辨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

失類則其言無足取也

宋氏咸揚子法言廣注

十卷

存

咸序曰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含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

書所以亹亹而為己任者葢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
傳詩頗號太畧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
故增之箋言而三百篇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
亞聖之謨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為之題頗詳
真經有范叔明為之觧甚悉惟法言者葢時有請問
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
軌雖為之注然愈畧於毛公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
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昜決者反疏

之理尚祕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辨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已什其手是使揚氏之意尚有所晦弟子不能無猶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别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於

後仍條其舊以為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為貽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　又進表曰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著書而顯氏矧遇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没微言即淪竝行者非先王之流横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棼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絶代振天

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
匠與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絶意祕
而淵雖李郁亭觧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
畧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别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
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
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説猶昧唐陸德明云注既
釋經經由注顯若讀注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
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

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
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慮或有
得而可收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侔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
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之異同
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邦刑仰干天聽終篇稱善儻
垂衡石之覿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注
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東上

閤門投進以聞臣黷犯宸嚴無任屏營激切之至臣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
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
陳振孫曰法言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
敘傳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
司馬氏光集注揚子
十卷
存

鼂公武曰溫公集晉李軌唐柳宗元國朝宋咸吳祕注公自言少好此書歷年已多今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集注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為精詳宋吳亦據李本而文多異同今參以漢書取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云

劉氏絳揚子大義

一卷

佚

徐氏君平揚子義

佚

張氏敷揚子法言義

十三卷

佚

趙氏東文法言微旨

佚

東文自序曰揚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乎漢二百

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黄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鑄黄金獨揚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予既整輯太乙舊聞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柳李二注十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牴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忤而不中其失獨温公集解偏采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已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為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為

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鉤遠引微顯志晦川屬脉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於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予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于言辭之表者或有助於發機云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擬經十二

王氏通中說

唐志五卷或作十卷

存

李翱曰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

阮逸序曰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奥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畧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明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畧高出近古若房杜

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畤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篇今世所傳本文多殘闕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又福畤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

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帝閽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

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
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
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注釋況
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為引注以翼斯文夫前聖為
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
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
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
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

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能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辨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容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

影庶髣髴且端乎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乎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

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為十卷

宋咸曰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

李覯曰文中子之言聖人之徒也而傳之者非其人吾觀中說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世誚房魏輩不稱師顧諸公何如人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學焉而不知所由來固小人矣然其佐唐命基太平行事

灼見非小人也非小人而不稱師未嘗以為師也明

矣隋書魏公所述常人或得一傳而無王通云者豈

躬為弟子而忽忘如是乎或謂以長孫無忌怨故夫

魏公引義諫諍不為天子屈豈憚一無忌而削其師

哉蓋文中子教授河汾間迹未甚顯沒後門人欲尊

寵之故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耳懼其語之泄乃

溢辭以求媚孔子之時周王魯公非有遺也至修春

秋尊京師別內外戀戀不能已江都弑煬帝而文中

子曰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道吾不與焉命也其如君臣之禮何孔子於孟懿子季康子稱對稱名楊素蘇夔李德林隋之大臣且非弟子而謂之請見又名之其如上下之禮何吾故謂傳者奸詐無禮之人也鄭獬曰中說李德林請見援琴鼓蕩之什又問禮於關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

晁公武曰右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為是書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為史臣

所削今觀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摸擬竄竊有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為疑及見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

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為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名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儒養於儒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内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為門人抑又可知已

洪邁曰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踪跡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不肯仕於隋閒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

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顔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子次子福畤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

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為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
元經傳亦非也
王明清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脩
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偽作
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
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
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
見於文粹

陳亮曰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畤遂次為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為之序篇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序篇未必皆福郊福畤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

而為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予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為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尋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為王氏正書葢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

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為之訓義考其始末皆不足以知之也　又曰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顔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

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摹傚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顔子之迹往往多過内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

佛為聖人以無至無迹為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為至治此皆譔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為累也

林希逸曰通之中說模倣論語之文倣規為圓模矩作方而無一出於胸臆徒掇聖人之句法以為能將以求其工適足以露其拙耳

陳振孫曰唐志五卷今本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房魏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錄舊傳以

此為前後序非也又有龔鼎臣注自甲至癸為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非跋云龔自謂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王應麟曰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名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太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潘音曰揚子雲法言王仲淹中說專模倣聖人言語

然道理尚未透悟

吳師道曰文中子書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然其歲月事實牴牾乖剌終不足以掩後世之耳目也

楊廉曰文中子作中說以擬論語孔子何人乃敢擬之宜朱子有小兒瓦屋之譏也

羅欽順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為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

術矣

鄭瑗曰王氏中說或謂宋阮逸偽作陳同父類次之謂阮氏本與龔鼎臣本文各不同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間此啓後人之疑也

王世貞曰昔人謂文中子之高弟子房杜李魏諸賢皆貴為負覬將相而未有一言及其師以是為疑若予所疑固不止是孔門七十子啇莫過於顔路李路然非有過於夫子者至考房杜李魏諸賢皆北面事

文中子而皆長於文中子文中子以開皇四年生以大業十三年卒壽僅三十四爾李衛公以貞觀廿三年卒年七十九魏鄭公以貞觀十七年卒年七十三當並長文中子十六歲也房梁公以貞觀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一當長文中子九歲也杜密公以貞觀二年卒年四十六當長文中子四歲也文中子固十五而抗顏為人師然豈必處處作項槖哉

胡應麟曰王仲淹著中說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

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仲淹生隋季世遁跡
閭巖一時與遊董常數子而外毋論房李王魏若風
馬牛不相及即薛收杜淹識者亦疑焉李密李靖皆
英雄氣吞一代劉炫生徒遍四方薛道衡李德林之
才名楊處道賀若弼之幹略當時聲譽俱遠出河汾
上矧詩書禮樂𥳑非六朝所急一處士談周公仲尼
諸人日僕僕候其門乎仲尼大聖微生畝直斥其名
葉公太宰之問率孫辭以對以炫之矜弼之愎素之

鉅姦道衡之輕薄彼其於文中奚有甚矣阮逸輩之過勞其心也

唐公文獻曰文中子書所謂正禮樂讃易道以之續經者率散逸惟中說十篇傳於今中述勸講之旨出處之迹甚備其言平易而易知亦切近而易行沈深而不僻博雅而不肆於諸子中得聖人之言之似者也

蕭雲舉曰文中子受書春秋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

禮於闕子明正樂於霍汲考三易之義於族父仲華講道河汾所為中說其辭約其致深其議該而宏因事考類分宗辨目足以不朽彼以僭罪之者苛矣

王圖曰仲淹中說十篇或議其擬論語為僭然當正學湮廢之餘獨能尊推孔氏其氣象似顏子而用世之志又大類孟子

全天叙曰王氏中說大約借孔子以自尊亦所以尊孔子也

按王氏中說證之隋唐國史無不紕謬故宋咸直謂無其人而晁德昭氏鄱陽洪氏弇州王氏辨之尤詳黄巖戴氏著有中說辨妄一編惜其失傳莫有繼之者顧講學諸公讀書不論其世專尚言辭遂據無稽之言以子虛無是公歸然配食孔氏之廡而典禮家未有敢議焉者何歟

戴氏良齊中說辨妄

佚

燕君武孝經

佚

右見抱朴子有龍虎三囊辟兵符蓋道書也

沈氏若廣孝經　唐藝文志作徐浩

廣志十卷

佚

唐會要乾元二年十一月四明山人沈若進廣孝經

十卷制授祕書郎集賢院待詔

張氏士儒演孝經

唐志十二卷

佚

員氏半千臨戎孝經

唐志二卷

佚

郭氏良輔武孝經

唐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唐郭良輔設太公孫子問荅倣孝經篇第以述武事

李氏遠武孝經

宋志一卷

佚

鄭氏女孝經

宋志一卷

存

鄭氏進表曰妾惟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為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羔雁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

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踪可躅妾姪
女特蒙天恩策爲永王妃以少長閨闈未嫺詩禮至
於經誥觸事面牆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爲婦
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辭
總一十八章各爲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
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以
曹大家爲主雖不足以藏諸巖石亦可以少補閨庭
輒不揆量敢兹聞達輕觸屏扆伏待罪戾謹言

宋史侯莫陳邈妻鄭氏撰

祁承㸁曰載内訓全書

石氏恪女孝經像

一卷

佚

宣和畫譜石恪字子專成都人工畫道釋人物孟蜀平至闕下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力請還蜀詔許之今

御府所藏有女孝經像八

李氏公麟女孝經相

二卷

佚

賈氏元道大農孝經

宋志一卷

佚

綦氏師元道孝經

宋志一卷

佚

闕 氏鷚 佛孝經

宋志一卷

佚

宋史舊題名鷚不知姓

劉氏炫 酒孝經

唐志一卷

佚

劉知幾曰俗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

或師範五經或規摹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

皇甫氏 松 酒孝經

宋志一卷

佚

亡名氏醫孝經

一卷

未見

馬氏融忠經

一卷

存

按忠經蓋擬孝經而作攷之隋唐經籍藝文志俱不載恐是偽託扶風馬氏者

林氏慎思續孟子

二卷

存

愼思自序曰孟子書先自其徒紀言而著予所以復

著者葢以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

續孟

崇文總目續孟子二卷唐咸通中林愼思撰愼思以

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

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劉希仁序曰自文中子有續經書唐水部郎林虔中

亦有續孟子然續經竟無傳者郊時之責而續孟今

行於世者有名孫元復鳯七篇之書先儒謂最有關於聖門而温國文正公乃作疑孟至謂瞽瞍殺人非孟子之言韓昌黎固謂軻之書非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程子遂以瞽象之事乃萬章傳聞之誤耳續孟之作又豈以阮逸所謂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奥盡録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今觀水部公出其仁義之言而善於敷演長於譬喻如曰堯之比户可封不有四凶乎紂之比屋可誅不有

三仁予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斯言蓋得之矣不寧唯是孟子言必曰仁義公之治邑民懷其惠臨難不求苟免仁之至義之盡可謂善學孟子者矣克齋林公稱為吾閩千載不朽之士豈吾欺哉咸淳癸酉上春

吳鑑明序曰堯舜周孔之道至孟軻斬焉不傳仲蒙子作書續孟此其自任者豈淺淺也然生值唐亂官不過令長才志不見知於時斥罵逆巢抗首白刃孟

氏可作顧不謂豪傑大丈夫哉所恨事不載史徒得故老傳説四五百年不休續孟子仲蒙卷目雖具藝文志今世所傳者殆放失其本真矣史書果可盡信哉可傳者不錄所錄者又將泯泯而無傳仲蒙子何為其生死不遇也哉元統三年南康曹侯明源來宰長樂始訪其子孫於稠岩之野為之築室立祠表其大節而暴之天下耳目是不惟昭忠烈正人倫亦使世俗知為善之可願雖掩抑百年猶遇仁賢君子以

傳其名也余既悲仲蒙之志又嘉曹侯之為政能有所建明故為之叙贊以見有善者名無不聞而循吏之化民成俗固自有道也贊曰唐室不競以利稗政上替下陵用勦民命維閩仲蒙抗志續孟昌言仁義以藥時病不能者天出宰萬年巢賊稱帝萬乘南遷百寮鼠竄比肩從叛一人抗節羣醜駭亂蒙死則那偷生幾何較其短長得喪孰多夫既殞身遑恤厥名紀錄失官惟國無人邑老相傳彌遠彌在将五百年

始遇賢宰賢宰為誰明源曹公美俗旌賢不泥簿文

躬駕之野訪求後昆樹祠學宮風於四遠匪私仲蒙

忠義是勸稠岩之野青青楓陰胡晦于昔而白于今

我師子輿好善是喜勒辭岩石彰其美德

程鉅夫序曰續孟二卷唐林公慎思所作其書列於

唐藝文志宋崇文總目夫以孟子才號亞聖書次六

經自司馬遷揚雄韓愈之徒尊信篤好以為大有功

於聖門至司馬光李覯輩乃著書譏毀學者固自有

次第哉二書免於世俗之見亦幸矣夫然二書大深

義密諄切反復不悖於聖人之道誠有補於世教也

公字虔中福州長樂人兄弟五人同讀書於稠岩山

之石室公中咸通十年第又中宏詞拔萃科賜其鄉

曰芳桂里曰大宏由祕書省校書郎至尚書水部郎

中黄巢犯長安駡賊而死蓋賢者也其幾世孫崇萬

來京師求予序之崇萬今為浮屠氏云延祐改元四

月晦

蒲道源後序曰亞聖七篇之書謹義利之辨明王霸之分知言養氣盡心知命擴善端闢邪說粹然一出於正度越諸子獨列於經韓子以為功不在禹下程子以為發前聖所未發其尊之也至矣予觀仲蒙子林先生續孟子二卷其自負為何如哉惜其生於唐季屈於下僚不克展其志然能不染巢賊之污竟罵而死合乎孟子舍生取義之說良可欽仰非世之大言無實者比昔揚雄準易王通擬經不免後世之議

然皆一代儒宗也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仲蒙子其庶幾焉

閩書林慎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登第自校書郎至水部郎中萬年縣令黄巢冦長安迫以偽禄不屈罵賊死慎思謂孟子七篇非其所著書而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作續孟子又有仲蒙子書

陳英觀序曰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

能言未必能行孟子直以聖人之徒與之不已過乎言者既與則行者可知已仲蒙子續孟之作將以言詒天下者也予謂仲蒙方著書時未必先知其身之死於賊仲蒙既以義死續孟雖不作可也書之存亡史之得失又烏能為仲蒙子之有無立祠表義仲蒙亦何心之有抑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其在是乎

黄堯臣序曰孟子談仁義數萬言一以正人心為己任仲蒙子續孟其有孟子之心乎哉然仲蒙處黄巢

之亂以萬年令罵賊死官方其罵賊豈不知其必死
哉義在於死而不利於苟生也質之孟氏非所謂真
知仁義之辨者哉漢揚雄擬論語作法言旣而倍漢
事莽是雄非特漢罪人固聖門之罪人已即雄而視
仲蒙子豈可同日語哉昔朱文公作通鑑綱目書雄
爲新莽大夫今南康曹侯築室以祠仲蒙曹侯之心
即文公之心者也噫使天下邑宰皆如曹之用心世
道其不復古乎

按慎思之死甚烈而新舊唐書忠義傳中俱不列其名何也續孟子十四篇一曰梁大夫二曰梁襄王三曰樂正子四曰公都子五曰高子六曰公孫丑七曰屋廬子八曰咸丘蒙九曰齊宣王十曰萬章十一曰宋臣十二曰莊暴十三曰彭更十四曰陳臻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擬經十三

孔氏_鮒小爾雅

隋志一卷

存

隋書李軌畧解

晁公武曰孔子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王應麟曰小爾雅十三章申衍詁訓

陳振孫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詹景鳳曰孔鮒小爾雅廣釋字義旁搜名物言約而

事不泛旨近而便於俗於小學尚矣

張氏揖廣雅

唐志四卷七錄同隋志三卷

存今本十卷

隋書魏博士張揖撰

揖進表曰臣聞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剋定

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

宣流越裳倈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

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于後學歷載五百墳典散零惟
爾雅恒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
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
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
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絶六國越秦踰
楚爰曁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
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
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經師

口傳既無正驗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夫爾雅之為書也文約而義固其𢟿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羅天地綱紀人事權揆制度發百家之訓詁未能悉備也臣揖體質蒙蔽學淺詞頑言無足取竊以所識擇撣羣藝文同異義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異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著於篇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分為上中下以頚方徠俊哲洪秀偉彥之倫扣其兩

端摘其過謬令得用諝亦所企想也臣揖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陳振孫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於篇仍

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

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别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

雜字古今字訓凡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

曹氏憲博雅 隋志作廣雅音

唐志十卷 隋志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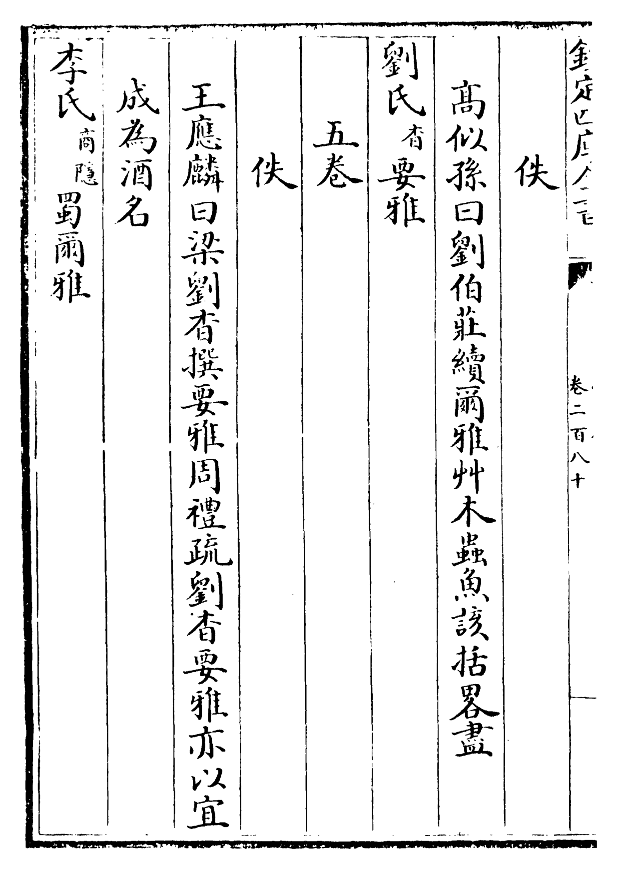
存

隋書秘書學士曹憲撰

晁公武曰隋曹憲撰魏張揖嘗采蒼雅遺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

劉氏伯莊續爾雅

唐志一卷



佚

高似孫曰劉伯莊續爾雅艸木蟲魚該括畧盡

劉氏杳要雅

五卷

佚

王應麟曰梁劉杳撰要雅周禮疏劉杳要雅亦以宜成為酒名

李氏商隱蜀爾雅

通考三卷

佚

陳振孫曰蜀爾雅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邯鄲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劉氏溫潤羌爾雅

宋志一卷

佚

亡名氏蕃爾雅

通考一卷

佚

晁公武曰不載撰人姓名以夏人語依爾雅體譯以

華言

方以智曰即羌爾雅

梅氏彪石藥爾雅

二卷

存

彪序曰爾雅者古人訓釋作也予家西蜀江源少攻丹術窮究經方第用藥皆是隱名就於隱名之中又有多本若不備見猶晝餅夢桃遇其經方與不遇無別也參同契云未能悉究當施直義今以衆石異名象爾雅詞句凡六篇勒為一卷令迷者尋之稍易習者誦之不難云爾元和丙戌

白雲霽曰釋諸藥隱名

陸氏佃埤雅

宋志二十卷

存

于宰序曰嘉祐前經義之末作也先公獨以說詩得名其於鳥獸草木蟲魚尤所多識熈寧後始以經術革詞賦先公詩講義遂盛傳於時學校爭相筆授如恐不及元豐間預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考縱言至於物性先公敷奏稱旨德音稱善且恨古未有著為書者先公又奏臣嘗試為之未成未敢進也天意欣

然便欲見之因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筆削號物性門類編纂將終而永裕上賓矣先公旋亦補外所至以平易臨民故其事簡政清因得專意論譔旣注爾雅乃賡此書號埤雅言為爾雅之輔也埤雅比之物性門類蓋愈精詳文亦簡要先公作此書自初追終僅四十年不獨博極羣書而農父牧夫百工技藝下至輿臺皁隸莫不諏詢苟有所聞必加試驗然後紀錄則其深微淵懿宜窮天下之理矣後有博雅

君子覽之當自識其美焉宣和七年六月

晁公武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采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振孫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為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汞裕上賓不及再上既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

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王應麟曰元豐中陸佃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宗論
物性根未有著書者佃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
論譔為埤雅二十卷
王慎中曰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為書有
自亂其法所引雖博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証而
反以自病者亦多矣釋鶯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
釋騏而釋服釋龍而釋石釋著而釋重卦皆非其著

書本指釋竹而釋衛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於明器釋倉庚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錄其文釋艾則因五十曰艾之文而錄禮文全篇釋螽斯甘棠既不當釋詩而復旁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之議釋臺漢其說尤迂緩謂之詩箋義可也苹之為藾蕭知其為在野之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萍豈野生而亦豈鹿之所食耶白華之為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

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蒲盧之為野蜂則不當為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達小曰羔未成羊曰羜既成曰羊則羔與羜乃羊之小與未成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為名也木之自斃者曰椔葢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也而乃有釋椔豕豬之通名豵其牝豝其壯壯之去勢曰豚而其壯者曰豭今乃釋豕與豚不為明也豝豵豣竝見於詩毛鄭皆以為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

紀數為異要之皆野豬也若為豢獸則豈狩獵之所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豵二歲豝三歲特四歲豣與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之異釋知其當為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豝而遺其他而與豕聯釋疑於為豢畜歟大抵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博固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貓引畫譜小言釋芍藥全錄花譜此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又曰予讀荆國王文公集見其進字說表與其為
書序其義與深以為由書契以來未有也恨不得見
其書其後於楊龜山集中見其摘數十字駁之龜山
所駁皆是然要以為未足以病其書也及觀埤雅往
往多用字說雖非龜山所摘其義亦往往可駁蓋文
公於學才藝既多尤能刻意精思故杜撰立說而以
經傳文詞附會之雖不為無義理而於天地自然之
文何啻千里陸最以善言名物有說詩之名於熙寧

間亦以此為王文公所重新經之義陸多與焉故陸亦用文公以廣其書也由是推之則字說全書雖不見亦未足恨而陸所為以說詩得名正不免於穿鑿附會之病而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宜必多矣因閲埤雅漫志之

程氏端蒙大爾雅

五卷

未見

陳櫟曰鄱陽程蒙齋撰小學字說朱子目以大爾雅然止三千字蒙齋同邑董介軒嘗為注釋沈毅齋以程訓未備增廣之吾邑程巖菴猶以為未備合程沈所訓又增廣焉

董氏夢程大爾雅通釋

未見

王氏柏大爾雅

一卷

佚

崔氏銑小爾雅

一卷

存

袁褧曰周公作爾雅擬之者若埤雅方言是已少渠研精古典緝成新編曰小者謙之之辭也因録之木俾釋注者有所考焉

朱氏謀㙔駢雅

七卷

存

謀埠自序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自六經巳然君子不病夫足文之言而惟枝葉無當之辭是辟也試觀盤誥雅頌厥亦選艱而扼贖矣今去商周二千餘禩其雕章畫羽方言殊訓與夫制事錫名豈不淵且博哉畸文隻句獨得訊之頡籀家書乃聯二為一駢異而同析之則秦越合之則肝膽古故無其編焉非藝

事一大歎哉暇日檢諸解詁排纂散出之文經子史流稗官膡説罔不搜括條貫依爾雅廣雅之義作駢雅七卷所見異辭所傳寫異辭皆不删廢要使夏五郭公之例存焉爾若乎耳目所不及接或幽僻放軼所未攬儻亦俟夫博識君子紹而充之則于敢以箄路驅乎哉其固陋也惡乎辭

孫開序曰昔者周公作雅南豳頌之詩其辭典則其義奥渺其用物也宏其取材也古世人莫之解也其

徒作爾雅以釋之則爾雅者固學詩之津筏也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屈原離騷思鬱以幽文奇以崛驚采絶豔蔚爲詞賦之宗自後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左思之徒皆博雅君子其所爲賦罔不醞釀古今錯綜名物以文被質度宮中商麗句偉辭駱驛奔會覽之者五色眩爛若登太廟而彝鼎錯陳若入武庫而戈鋋森列若步昆侖之墟璆琳瑯玕無不有也蓋涉之莫窮其源遡之莫測其本始故知雅道至淵弘哉

六朝以來比義泯泯雖間有緣情體物之作而見聞既狹興寄益微近代綴文之士稍厭薄之更復專務虛怓嬋緩其辭僻恠其字懸疣附贅余無譏焉信矣好古之難也豫章宗侯鬱儀者今之振奇人也慨風雅陵遲詞賦寖頓冥搜古昔旁采方諺原本山川極命艸木於凡駢偶之語宏侈之辭靡不該而存之體倣爾雅作駢雅七卷箴縷緜繖擑楔哯齵壁合珠聯煇煌炳煥自是之後作賦者有所取裁矣雅道庶可

興哉善乎王通氏之言曰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安可無乎夫世不能廢詩又何可無賦則爾雅騈雅當竝傳天壤間亦千古作者之林也

牛氏衷埤雅廣要

四十卷

存

衷自序曰宋開國公陸丞相佃於爾雅廣雅之後復旁搜冥索以埤翼之吾藩賢王諭思之暇嘗進覽焉

惜夫叙述之次尾天文而首羣品伍鳳鳥而躋微類末㤜於中乃條示卷帙所宜增物類所宜補命臣衷輯之衷介胄之末非能文者且不敢辭謹因佃丈之舊二十卷增摭羣書所載復成二十卷合而名之曰埤雅廣要閱數年繕完進呈復命翰學吳從政嚴加技勘釋以音注而梓行之以廣其傳焉天順元年歲次丁丑端月上元吉日

陳懿典曰埤雅二十卷宋陸丞相佃撰述於熙寧元

豐間以上之神宗初進說魚說木二篇後廣為物性門類積久而成埤雅具廣要增至四十卷則皇明天順中蜀府護衛千户牛衷奉賢王令而推廣之者也

白氏珽續演雅詩發揮

十首

存

陶宗儀曰白湛淵先生續演雅詩發揮一海青二押不蘆三和林尼四漠北種羊五角端六小人七羯尾

八迤北八八珍九松煤十駝屏

鄺氏露赤雅

三卷

存

露自序畧曰子欲居九夷然蠻獠之族不異麋鹿喜則靳甘怒則角逐藍胡侯槃襲漢官而擁部落披肝禮士蹀血尋仇雄則虺噬敗則狶烹齒魚腸枕犀渠甘心鳥鵲之口君子亦何樂乎居之其令曰無罪而

殺士者梟其族無才而妬能者刖其足有華風馬子以文字獲罪邑侯曳裾四姓扳謁諸司隆禮嘉貺非誼所安其中山川風土儀物耳而目者猶列諸篇其他六壬五遁兵鈐劍術不敢輕錄懼僭也

闕

曰鄺湛若上元跨馬遇南海黃令不及下令怒拘之湛若吟曰騎驢適值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遂棄家走廣西登涉鬼門銅柱之間遍遊諸岑及藍胡侯槃四姓土司為侄女執兵符者雲嚲娘之容

嘗記其山川風土儀物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陣之制為赤雅一書稱諸岑為漢將軍岑彭之後世為粤西君長雄據蠻中歲時祭祀以麪為吳將軍漢首以代犧牲而伏波苗裔世稱馬流人皆史書所未載也

方氏以智通雅五十五卷

存

唐氏達爾雅補

未見

劉氏迅六說

唐志五卷

佚

新唐書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不以示人

崇文總目唐右補闕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標作書之義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言故止五卷

王應麟曰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

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鬬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況迅乎

黄氏佐六藝流别

二十卷

存

佐自序曰聞之董生曰君子志善知世之不能去惡服人也是以簡六藝以善養之其學大矣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書著功故長於事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春秋司是非故長於治易本天地故長於數人當兼得其所長是故舉其詳焉志始於詩以道性情為謠為歌謠之流其別有四為謳為誦為謗為語歌之流其別亦有四為咏為吟為怨

為歎其拘拘以為詩也則為四言為五言為六言為七言為雜言詩其雜近於文而又與詩麗也則為騷為賦為詞為頌為賛其專事對偶亡復蹈古則律詩終焉書行志而奏功者也其源以道政事為典為謨典之流其别為命為誥謨之流其别為訓為誓凡典上德宣於下者也又别而為制為詔為問為畣為令為律命之流又别而為冊為勅為誡為教誥之流又别而為諭為賜書為書為告為判為遺命而間亦有

不盡出於上者焉凡謨下情孚於上者也又别而為議為疏為狀為表為箋為啓為上書為封事為彈劾為啓事為奏記訓之流又别而為對為策為諫為規為諷為喻為發為勢為設論為連珠誓之流又别而為盟為檄為移為露布為讓為責為券為約而間亦有不盡出於下者焉禮以節文斯志者也其源敬也敬則為儀為義其流之别則為辭為文為箴為銘為祝為詛為禱為祭為哀為弔為誄為輓為碣為碑為

誌為墓表皆因乎書之制焉樂以舞蹈斯志者也其源和也和則為樂均為樂義其流之别為唱為調為曲為引為行為篇為樂章為琴歌為瑟歌為暢為操為舞篇皆因乎詩之風焉春秋以治正志者也其源名分也其流之别為紀為志為年表為世家為列傳為行狀為譜牒為符命其大槩也則為敘事為論贊敘事之流其别為序為記為述為錄為題辭為雜志論贊之流其别為論為說為辨為解為對問為考評

而凡屬乎書禮者不與焉易則通天下之志矣其源陰陽也其流之别為兆為繇為例為數為占為象為圖為原為傳為言為注而凡天地鬼神之理管是矣究其大都則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藝雖有六其本諸心則一也昔晉摯虞嘗著文章流别其亡已久故予蒐羅散逸以為此篇統諸六藝竊比於吾董生云

朱氏升小四書

五卷

存

升序曰上章困敦赴紫原書會與友朋商確為齋生定讀書次序首蛟峯蒙求凡將急就之儔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次勿齋字訓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陳先生歷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畧次黃成性史學提要使知傳統事迹之詳此四書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會宇宙在胸中矣然後循

序乎六籍之學歸趣乎孔孟之教究極乎濂洛之說休日則事筆札而考蒼雅餘力則紀名數而誦詩文庶幾入門適道有序有條本末兼備終始相成者矣夫讀書不可無注解然注解與本文相離學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則非徒無益而適滋其惑故愚於諸經書往往為之旁注使學者但讀本文而覽其旁注一過即了無繁複之勞也今此四書者或語約而事意多故旁注不足則又表注於闌上使教者有所據依

而學者易於記憶此區區之至意也既脫稾刻之齋舍題曰小四書以别於晦菴四書云

楊士奇曰小學之教其廢久矣歙人朱升輯方逢辰名物蒙求程若庸性理字訓陳櫟歷代蒙求黄繼善史學提要為一編謂之小四書以教初學庶幾古人遺意其上及旁皆有注釋尤便於教者

按小四書舊刻板在婺源流傳未廣近陸御史隴其重刊行之

金氏德玹小四書音釋

四卷

未見

徽州府志金德玹字仁本休寧人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